

前些日子徒手接坠楼女牺牲的保安李国武,是退伍老兵。今天我们要走近的这名徒手制服持刀歹徒受伤的保安凌国富,也是退伍老兵。有人说得好:“对军人来说,善良和勇敢并不是来自选择,而是本能。”或许平日里,他们看起来很平凡,但老兵的本色,却让他们在危险面前,呈现出耀眼的高光时刻。

“每一名老兵都会义无反顾”

■袁熊 孙鑫 严秋涛



凌国富,1976年4月出生,1996年12月入伍,1998年10月入党,2004年12月退伍,军龄8年。

对方逼到墙角,看准时机上前抱住他的头,一个侧摔将他扳倒在地,并用身体死死压住。闻讯赶来的几名群众一齐上前协助凌国富将歹徒控制住,并打电话报警。

其间,凌国富的头部和手臂共被砍了5刀。因失血过多,经过一整夜的抢救,他才脱离生命危险。

凌国富苏醒后,有当地媒体记者采访他。当被问及生死关头是否感到害怕时,他摇摇头:“哪有时间想这些?我是保安,就该把他抓了!”

“好可惜,这是我唯一一件带着部队回忆的衣服了……”

退伍13年,凌国富一直从事安保领域的工作,因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公司表彰,还担任过保安队长。尽管离开军营多年,凌国富身上仍保留着许多在部队养成的习惯。闲暇时,他喜欢撑在凳子上做几组俯卧撑,抓着门框拉引体向上,或者领着儿子操练军体拳。“当了8年兵,带了7批新兵,每年都负责擒拿格斗、军体拳这些课目的教学。”凌国富说,如果不是打下扎实的军事基础,恐怕自己这次也凶多吉少。

军旅的经历不仅强健了凌国富的体魄,也锻造了他坚毅果敢的品格。

“富哥总能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在同事眼中,凌国富说话办事雷厉风行,透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作为事件当事人,药店收银员孔丹花至今心有余悸:“歹徒拿刀指着我的时候,我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孔丹花回忆,凌国富冲出药店的那一刻,自己曾试图阻止他,但或许是被他的一往无前感染,她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并四处寻求救援。

“我所做的只是出于军人的一种本能。危急关头,每一名退伍老兵都会义无反顾。”说到当时的举动,凌国富的话不多,却很有力。

“他这么做,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凌国富当兵时的排长张文军回忆,凌国富在部队时就是一副热心肠。因为父亲是中医,凌国富也熟知一些中医常识。他隔三差五会摘些小叶榕树的树叶,研碎后泡成药酒,给战友们治疗跌打损伤。日常生活中,无论谁有个小伤小病,都喜欢向“凌大夫”寻医问药。据凌国富的一位李姓邻居说,凌国富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街坊邻里谁扭伤摔伤,他都热心帮忙医治。

采访过程中,凌国富一直表现得豁达,却始终对一件事耿耿于怀。他说,那件被撕破的体能训练服,是退伍时连队送给老兵的纪念品,10多年过去

了,鲜艳的迷彩早洗褪了色,但他每次值班都喜欢把它穿在身上。在激烈的搏斗中,这件体能训练服多处被撕破、被鲜血染红。“好可惜,这是我唯一一件带着部队回忆的衣服了……”

“如果不当兵,我也不是今天的我了!”

2017年11月30日住院后,凌国富一直瞒着儿子,直到一周后,才在电话里把受伤的消息告诉他。

“泽泽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告诉他爸爸的病已经好了,只是医生还不肯让爸爸出院。”凌国富笑着说,自己受伤不算啥,哄儿子倒挺伤脑筋的。

凌国富的儿子今年10岁,上小学五年级。儿子的出生,还埋藏着一段曲折往事……

2004年,凌国富中士服役期满,因能力素质过硬,连队希望他继续留队,他本人也踌躇满志。但是,他除了患有训练伤——严重的半月板损伤外,还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一种慢性疾病。考虑到连队常年驻扎在距离大陆几十海里的海岛上,不便及时接受治疗可能会影响他的健康甚至未来的生活,未婚妻与他商量,希望他退伍回家进行系统医治。

凌国富陷入两难,留,怕身体状况;走,又舍不得军营。但是,他已经28岁,实在该好好考虑终身大事了。

最终,凌国富带着深深的不舍,选择了离开。

谈到离队经历时,凌国富语气平淡:“肯定舍不得!但是,既然回家了,就像个男人一样挺起胸膛。”

退伍后,凌国富与未婚妻结婚并留在珠海市。他和妻子安顿下来后,开始接受治疗。3年后,这个小家庭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这些年,凌国富一家三口就住在一间一室一厅的出租房内,过着简朴却其乐融融的生活。白天,凌国富负责接送儿子上学,并利用休息时间到妻子上班的工厂打工零工补贴家用,晚上则到药店值班。

“泽泽很懂事,也很健康。”说到儿子,凌国富笑得很满足。

“如果不当兵,可能就没这么多坎坷了吧?”笔者问道。

“如果不当兵,我也不是今天的我了!”凌国富的目光里闪出军人特有的坚定。

凌国富赤手空拳制服歹徒的事迹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受到珠海市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笔者了解到,目前珠海警方正为他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照片由作者提供

制图:方汉

影像·军旅回眸



周总理为我开电梯

主人公:刘绍堂

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纪念日,他离开我们已经42个年头了。作为一名多次见过周总理的老兵,我不禁又拿出这张老照片,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心中是深深的思念。

1968年,作为因救战友身负重伤的二等功臣,我有幸赴京参加了国庆观礼。

济南军区 and 武汉军区35位代表组成解放军国庆观礼团的一个分团,召集人是战斗英雄彭祖循,我是成员之一。

9月30日上午,彭祖循将一张落款为周总理的请柬交给我。我们分团共有12人应邀参加国庆招待会,没能参加的同乡都非常羡慕我们。

当天下午6点多,我端坐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121号桌旁,心突突地跳,文艺节目也没心思看,一心盼着周总理的到来。

大约7点钟,掌声雷动,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进宴会厅,亲切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健步登上讲台发表讲话。

讲话结束,周总理举杯向中外人士敬酒,到各桌前与大家握手、碰杯、交谈,谈笑风生。忽然,他敏锐地看到我身旁放着双拐的我,立即端着酒杯朝我走来。我高兴得发呆,同席的战友推我一把,我才如梦方醒,慌忙端起酒杯去迎,他示意我坐下。这时,其他桌的一位代

表主动上前给他敬酒,于是他微笑着朝我招手,将酒杯举了举,向那边走去。

我后悔自己过分遵守代表团“不准随便离席,不要主动去和领导握手”的纪律,失去了给总理敬酒的机会。我要是抢先几步,让总理喝上我代表战友敬的酒,战友们会多高兴!

庆幸的是,几天后我又见到了周总理。

那是10月6日晚,国庆观礼团成员去人民大会堂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我因为想到楼顶看看,就请当时的68军“救火英雄营”班长杨文明搀扶着上楼梯。

“小同志,你太不方便,为什么不乘电梯?”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我回头看一眼惊喜万分,竟然是周总理。

我俩立即迎上去,给总理敬个礼。总理亲自把电梯门打开,我俩高兴地走进去。

第一次乘电梯,要不是总理指点,还真不敢去。虽然有服务员在旁边,但总觉得电梯是领导用的,不好意思坐,也不好意思问。

总理亲切的音容笑貌和我这位伤残战士的关爱之举,让我和杨文明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俩特意请假前往天安门拍了这张照片,我站在右侧,手扶着蹲在一旁的杨文明。当时,我俩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因为我俩知道,这张照片留下的是幸福的回忆和美好的纪念。

洗脸刷牙。时有人恶作剧,比如把一只装着水的搪瓷缸藏起来。不一会儿,便会听到有人喊:“谁拿了我的牙刷?”这时的搪瓷缸,是“牙刷”。

练兵场上,战士们生龙活虎,汗流浹背,苦练杀敌本领。看到炊事班的战友抬着桶装的“凉白开”走来,指挥员便吹响休息哨。此时,战士们会从挎包里取出搪瓷缸喝水。这时的搪瓷缸,是“水缸”。

除夕夜,晚餐丰盛。为了缓解大家的思乡情绪,餐桌上罕见地摆着几瓶啤酒,班长会让每个搪瓷缸里斟点酒。这时的搪瓷缸,是“酒缸”。

副班长的家乡在云南,当地出产普洱茶。当年他探亲归来,我们端着搪瓷缸围坐在他身旁,一边品尝他家乡的茶香,一边听他讲家乡的故事。这时的搪瓷缸,是“茶缸”。

几年后,我也成了老兵,成了带兵人。因为怕把搪瓷缸弄混,我总要在缸底贴上标签。我猜,一茬茬新战士看到时一定会想,你那搪瓷缸又破又旧,弄混了也不吃亏。可他们哪里知道,我这只搪瓷缸里装满了爱——

新兵下连的第一天,我从严寒中站岗回来,正巧碰上团政委一行下连查岗。得知我是新战士,政委从我的床头柜里翻出我的搪瓷缸,倒了杯热水递给我,小声说:“暖暖身子。”接过搪瓷缸,我的心热乎乎的。

从军半年后,父母千里迢迢来部队看我,临别时我提议照相留作纪念。照相前,母亲用我的搪瓷缸装满开水,把我的军装熨得平平整整。相片冲印出来一看,我显得很有精气神。

当年谈恋爱时,未婚妻来部队看我,不巧赶上我患重感冒,她到食堂熬了满满一搪瓷缸红糖姜水端给我喝……

如今,每每看着这只装满军旅回忆的搪瓷缸,我都思绪万千。虽然它看起来破旧不堪,一文不值,但在我心中,它是无价之宝,值得久久珍藏。

征文·曾在军旅

★ 人物·老兵出镜

身穿蓝白相间条纹的病号服,手上裹着厚厚的绷带,前额的头发剃掉一块,清晰可见近10厘米长缝针的伤口……2017年12月5日,在广东省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普通病房内见到凌国富时,若不是医护人员介绍,笔者很难将眼前这个面容有些憔悴的中年男人与“英雄”二字联系起来。

“我是保安,就该把他抓了。”

2017年11月30日凌晨5时许,尖锐的警报声划破珠海市宁静的夜空。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药店保安、退伍老兵凌国富躺在救护车中,身上那件从部队带回来的体能训练服多处被撕破,

胸前的八一军徽被鲜血浸红……

1个小时前,珠海市某药店内,刚值完夜班的凌国富正在更衣室换衣服。“救命啊!有人抢劫!”突然,店里传来呼救声。凌国富冲出更衣室,只见药店收银员神情惊恐地望着他,手指着大门的方向。

凌国富夺门而出,远远看到一个背着黑包的身影,便径直追过去。眼看那人就要钻进小车逃离,凌国富一个箭步冲上前,一脚踹在小车车门上,歹徒被门夹着,动弹不得。

“放开我,不然我砍死你!”

“来啊!”

话音未落,身材健壮的歹徒用力将车门向外一顶,从包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菜刀,朝着凌国富的头部砍过去。凌国富没来得及反应,又一刀接着砍过来,他脚底一滑,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额头上两道伤口不住地往外冒血。

眼看着穷凶极恶的对方又朝自己扑来,凌国富右手一挡,抓住他持刀的手腕,经过几轮激烈的搏斗,一步步将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记抗战老兵、离休干部李华均的临终遗愿

■华健 袁耿林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7年10月18日,重庆市大坪医院外科病房里,陆军勤务学院干部所离休干部李华均正躺在病床上收看党的十九大电视直播。听到这里,93岁的他对守在病床边的妻子说:“虽然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是看到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发展得这么好,我这一辈子也值了!”

李华均1938年入伍,1940年入党,1982年离休,先后随部队辗转豫东、豫西等地抗击日寇,曾成功破获日伪密电,粉碎敌人阴谋。抗战胜利后,他又投入解放战争洪流,为新中国的成立继续奋战。

2017年10月,他因癌症复发住进医院,直到11月7日去世。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但凡清醒时,他都要打开电视看会议的最新消息。弥留之际,他始终念叨着党恩难报,对子女说:“自从参军那天起,我就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李华均发自内心的热爱党。前些年,党内沾染了一些不好的风气,出现了一些腐败分子,有人表示失望、感到悲观,但他说,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不会任由这种风气蔓延下去,我相信党会正本清源,重塑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家里5个子女都是共产党员。然而,心爱的外孙女方靓一直没有入党,是李华均的一件心事。每次从外地回来探望外公,方靓最怕他不厌其烦的“政治教育”。但2017年3月下旬的一天,方靓在医院看到骨瘦如柴的外公时,心疼的泪水夺眶而出。问候几句后,李华均又旧话重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起,鼓励方靓加入党组织。望着病重的外公,感受他即将走向生命终点仍念兹在兹的坚定信仰,方靓终于被深深感染。她一回到工作单位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被确定为考察培养对象。得知这个消息,李华均高兴了许久。

李华均时刻想着再为党和国家做点事。那是2008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两位穿戴整齐的老人走进红十字会重庆分部,希望签署遗体捐献协议。这两位老人正是李华均夫妇。他们说,希望百年之后能为医学事业作贡献,为国家节约土地资源。直到临终前,李华均仍叮嘱儿女不能撕毁协议:“我是信仰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捐献遗体是我最后的心愿。”



李华均的妻子回忆,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李华均望着窗外的阳光唱起了新四军军歌,然后拉着她的手说:“我不怕死,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太幸运了。党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把我从一个农村娃培养成军队干部,我无以回报,想拿出10万元作为最后一笔党费

交给党。这是我的心意,希望我们的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得知自己已无治愈可能,他拒绝了后续治疗,说没必要为了延续他的生命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子女和医护人员含泪满足了她的要求,直到他安详地离开人世。

按照他“不惊扰任何人、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的遗嘱,子女没有为他举行告别仪式,遗体被红十字会接走。

2017年11月13日,李华均的妻子替他交纳了最后一笔特殊党费。近日,陆军勤务学院党委作出“向李华均同志学习的决定”。

(照片由作者提供)

绿色搪瓷缸 满溢军旅情

■李玉林

告别军营后,我在家中的衣柜收藏着许多昔日的军用品,军绿色的搪瓷缸就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件。

1972年12月,我从下乡当知青的所在农场武装部领到入伍通知书,同时也领到了军装和这只军绿色搪瓷缸。从军17载,这只搪瓷缸陪伴我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等重大任务,足迹遍布半个中国。离开部队时,尽管它早已伤痕累累,可我还是把它带回家,收藏至今。

往事如烟。每当凝视、摩挲这只搪瓷缸,满满的回忆便涌上心头。

我们这批新兵穿着崭新的军装,坐着闷罐列车开赴军营时,列车走走停停,两天两夜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我们用新发的搪瓷缸盛饭、盛菜、盛汤。这时的搪瓷缸,是“饭缸”。

清晨出操回来,战士们围在洗漱间